

X I N

G U O X U E

Y A N J I U

新国学研究

- 王得后
鲁迅与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 王富仁
殷商文化与河南文学
- 孙昌武
佛教义学师说的成就、学风及其影响
- 李正荣
《文心雕龙》命题体系研究
- 张海明
欧阳修《六一诗话》与《杂书》、《归田录》之关系
- 梁 鸿
“外省”意义下的二十世纪河南文学
- 朱 望
论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
- 彭志恒
华文文学的主题递进现象
- 马楚坚(香港)
汕头港埠之形成及其开埠的中美交涉

第 6 辑

X I N

G U O X U E

Y A N J I U

新国学研究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第

6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国学研究.第6辑/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603-2

I.新… II.汕… III.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IV.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3306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马云峰 责任印制:李 博

新国学研究 (第六辑)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65千字 开本640×965毫米 1/16 印张34.5 插页2

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978-7-02-006603-2

定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编者的话

“新国学”是在原有的“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大陆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内,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

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由于人手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新国学研究》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目 录

王得后

鲁迅与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1)

王富仁

殷商文化与河南文学

——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外省意义下的

二十世纪河南文学》序 (71)

孙昌武

佛教义学师说的成就、学风及其影响 (136)

李正荣

《文心雕龙》命题体系研究 (210)

张海明

欧阳修《六一诗话》与《杂书》、《归田录》之关系

——兼谈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写作 (276)

梁 鸿

“外省”意义下的二十世纪河南文学 (310)

朱 望

论 T.S. 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 (378)

鲁迅与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王得后

上

一 孔子说“生死”资料汇编

(一) “生”——生命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杨伯峻译文：“子路问服侍鬼神的方法。孔子道：‘活人还不能服侍，怎么能去服侍死人？’子路又道：‘我大胆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道：‘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见《论语译注》第113页）王注：“问事鬼神”，不仅是问“方法”，语义可包括“态度”、“看法”。译为“侍奉鬼神的事”似更妥帖。“未”，不等于

“不”；还有“没”的意思。如“未雨绸缪”、“未亡人”中的“未”不能译为“不”；“未能”和“不能”有区别。这里最好译为“没能侍奉人，怎能侍奉鬼”。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不是自己家族的鬼而去祭祀，这是谄媚。遇见正义的事情而不做，这是无勇气。’”（《论语今读》第74页）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祭祀祖先就好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和不祭是一样的。’”（《〈论语〉批注》第54页）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惟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做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周礼。那么，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见《〈论语〉批注》第254页）王注：“君子敬而无失”，多家译文均指做事，惟李泽厚译为“做一个君子，严谨而不放纵”（见《论语今读》第281页）。这是以怎样律己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而多家以做事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生活中，一个人律己其实就是待人；待人也就是律己，是相辅相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敬而无失”，不仅仅限于“做事”，待人也就在“做事”之中。“敬而无失”是从负面说，不违背礼数；“恭而有礼”是从正面说，要有礼数。似以不切割更妥帖。

子张(二)“生”——活着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李泽厚译文：“孟懿子问如何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懿子问我如何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亲活着，按照礼制来事奉；死了，按照礼制来安葬，按照礼制来祭祀。’”（《论语今读》第54页）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论语·颜渊》）

杨伯峻译文：“子张问如何去提高品德，辨别迷惑。孔子道：‘以忠诚信实为主，惟义是从，这就可以提高品德。爱一个人，希望他长寿；厌恶起来，恨不得他马上死去。既要他长寿，又要他短命，这便是迷惑。这样，的确对自己毫无好处，只是使人奇怪罢了。’”（见《论语译注》第127页）王注：杨先生有“注释”说：“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诗句，引在这里，很难解释。程颐说是‘错简’（别章的文句，因为书页次序错了，误在此处），但无证据。我这里姑且依《朱熹集注》的解释而意译之。”（见《论语译注》第127—128页）钱穆保留“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而未翻译。李泽厚引钱穆见解，干脆将它从这一段删去。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为“（正如《诗》所说的：）‘即使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陈子禽对子贡说：‘你对仲尼太恭敬了吧，难道他真比你强吗？’子贡说：‘君子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聪明，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不聪明，所以说话不可不慎重。我的老师是无人能比得上的，就像天不能搭着梯子爬上去一样。我的老师如治理一个国家，他要老百姓立于礼，老百姓就会立于礼；因引导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跟着他走；要安抚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归顺；要发动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同心协力。老师他活着十分荣耀，老师他死了令人十分悲哀。我怎么能赶得上老师呢？’”（见《论语批注》第438页）王注：“子为恭也”句，多家均指系子贡对孔子的态度，钱穆甚至说是：“言子故为恭敬以尊让于师”（见《论语新解》第500页）惟李泽厚译为“你太谦虚了”，似更妥帖。盖“子为恭也”不一定专指对待孔子也。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志士仁人不苟全性命而损害仁，宁肯牺牲生命来完成仁。’”（见《论语今读》第359页）

（三）死——不轻死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惟独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如果你统帅三军，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呢？’孔子说：‘空手和老虎搏斗，蹚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在一起。必须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才行）。’”（见《〈论语〉批注》第145页）王注：“临事而惧”句，多家均指出有“恐惧”意；“小心谨慎”不足以表达遇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态度。杨伯峻译为“恐惧谨慎”；李泽厚译为“谨慎恐惧”，更

加妥帖。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钱穆译文：“先生在匡被围，颜渊落在后。先生说：‘我当你已死了。’颜渊说：‘先生尚在，回那敢轻易去死呀！’”（见《论语新解》第295页）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子贡说：‘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桓公杀了管仲的主人公子纠，他不仅没有自杀，反而去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并使天下走上正道。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他也要像一般老百姓那样遵守小节，在小山沟中自杀也没有人知道吗？’”（《〈论语〉批注》第314—315页）王注：“被发左衽”，李零解释最到位。他说：“‘被’同披，披头散发，衣襟向左，是夷狄的特点，华夏，是束发右衽。”

（四）死——为“道”为“仁”为“德”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钱穆译文：“先生说：‘人若在朝上得闻道，即便夕间死，也得了。’”（见《论语新解》第92页）王注：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但翻译颇多不安。钱穆的译文比各家保留了“道”不译，是妥帖的；因为这个“道”是孔子所认可的“道”，并非中性的。多家将“道”译为“真理”，变成中性的，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李泽厚翻译为“早晨体认了真理，当晚死了也行”之后，特地加了“记”，说明：“用‘真理’译‘道’，只因为‘真理’已是今天日常用语，并非必指西方哲学的

truth也。中国恐亦无西方那种纯客观的 truth。”中国有没有西方的纯客观的 truth 另当别论,正因为“真理”已是日常用语,更不宜这样翻译,因为更能够误导读者。还有就是“闻”字的翻译。李泽厚由于有上述特别的考量,故意译为“体认”。其余各家或不译,或译为“得知”、“听说”。这恐怕语义有点轻忽。听到“道”就可以死,太容易了。按:“闻”有“接受”义。“闻令”是“接受教诲”;“闻命”是“接受命令或教导”。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是“早晨听懂了(圣人的)道理,就是晚上(为它)死去也心甘情愿”。我不喜欢它的加字和把“道”译为“道理”,所以还是选用了钱穆的译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李泽厚译文:“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见《论语今读》第 202 页)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的需要),比对于水火(的需要)更迫切。(但是)我看见过蹈水火而死的,却没有看见过实行仁而死的。’”(见《〈论语〉批注》第 356 页)

李泽厚译文:“老百姓对于‘仁’,比水、火还重要。我看见走入水火而死的人,却没见过实践‘仁’而死的。”(《论语今读》第 378 页)

杨伯峻译文:“孔子说:‘百姓需要仁德,更急于需要水火。往水火里去,我看见因而死了的,却从没有看见践履仁德因而死了的。’”(《论语译注》第 169 页)

钱穆译文:“先生说:‘人生有赖于仁,尤其有赖于水火。吾只见蹈火蹈水而死了的,未见蹈仁而死的呀!’”(见《论语新解》第

这一段话,选录了四家译文,因为它很重要,而译文虽然语义都正确,但都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需要”,我都觉得不够完善。”

其实,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清楚的:仁对于老百姓比水火还重要;我见过为水火去死的,没有见过为仁去死的。翻译为什么不够完善?关键在对“水火”与“仁”,和“蹈”字的理解。“水”能淹死人,“火”能烧死人;“水火”都是可以死人的东西。孟子说:“簞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孟子·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水火”死人的一面,把老百姓从“水火”中也即从死里拯救出来。成语“赴汤蹈火”就是不怕去死的意思。但是,“水”能活人,人没有水,比没有粮食更容易死去。“火”也能活人:这是自从发现了“火”,人类由生食改为熟食,更有利于生存、繁衍以后,人就不能离开“火”了。所以孟子又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因此,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是指“水火”能够“活人”的一面。孔子认为老百姓需要“仁”,更甚于需要“水火”。他把他的“仁”看得高于“水火”。老百姓怎么看呢?“活命”、“生存”是老百姓的第一愿望和第一需要;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这是本能,是天性。要老百姓渐灭“本能”、“天性”的“活命”、“生存”欲望,去迁就“仁”,老百姓是不干的。于是乎他就慨叹:“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里有两个“蹈”字,怎么讲?怎么翻译。“蹈”有多义。其中可用于这里的,可以是“赴”的意思,“走入”的意思;也可以是“践履”的意思,“实行”的意思;也可以是“遵循”的意思。但是“赴汤蹈火”已经是成语,是不怕危险,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意思。“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不是“赴汤蹈火”的意思。逻辑地分析,理应是“我看见老百姓为了活命而

去‘赴’死的”的意思；下面的比较是“我没有看见老百姓为了仁而去‘赴’死的”。这一段话不好翻译，还在于句式。它的关键是“仁”与“水火”的比较。如果用“仁”作主语，“仁之于民，基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我觉得比较好懂。是不是呢？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齐景公有四千匹马，但到他死的时候，老百姓找不出他有什么美德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但老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见《〈论语〉批注》第379页）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钱穆译文：“微子避而去，箕子囚为奴，比干谏而死。先生说：‘殷在那时，有三位仁人了。’”（见《论语新解》第467页）

（五）死——为政可“去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剩下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了。’”（《〈论语〉批注》第260页）

（六）死——为政与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而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要是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会跟着做好事的。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论语〉批注》第270页）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好人管理国事一百年，就可以消除各种暴行，去掉死刑。’这话不错呀。”（见《论语今读》第309页）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杨伯峻译文：“子张道：‘四种恶政又是什么呢？’孔子道：‘不加教育便加杀戮叫做虐；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做暴；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是给人财物，出手吝啬，叫做小家子气。’”（《论语译注》第211页）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施行教练，便叫他们去打仗，这叫做抛弃他们。’”（《论语批注》第301页）

附录：孔子说“天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君